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蔣厚傳

儀禮集編卷七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鄉飲酒禮第四之二

主人降席自南方

註曰不由北方由便

張氏曰此下言旅酬之儀𠀋司正以監酒司正安賓

表位於是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以次

旨徧焉

側降

註曰賔介不從

䟽曰側特也賔介不從故言側以方燕禮殺故也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

註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賔為有懈惰立司

正以監之拜拜其許

䟽曰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監察

賓主之事也

敖氏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于相爾乃更其名者禮異于上宜新之也謂之司正者以其正此飲酒之禮而名之與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註曰告賓于西階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

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註曰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

敖氏曰楹間東西節也宜于楹爲少南凡相拜皆有相之者經不悉見之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

註曰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以（本或作而誤）正孰敢不正

敖氏曰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不象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於君禮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亦異者也

郝氏曰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註曰洗觶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

疏曰執觶興洗鄉射大射禮皆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

敖氏曰坐取觶亦進坐取觶而反坐也不祭者變于獻酬也卒觶拜者宜謝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答拜者不與為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實觶自飲者所以為識又欲因以虛觶識其位也

世佐案唐時石經洗上尚有盥字即賈氏所謂俗本也監本無之蓋從朱子通解本删

右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註曰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

疏曰云取俎西之觶者謂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為旅酬而舉之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主人降席不云自南方北方者下記云主人介凡

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指此文也又曰下記云主人之賛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若然此旅酬得終于沃洗者鄭解酬之大法欲見堂上賔主人之黨無不與故連引無筭爵而言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

敖氏曰俎西于薦西為少南上經惟云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賔于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還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也

賔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

不洗賔觶東南面授主人

註曰賔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

敖氏曰不拜卒觶猶言不拜既爵也東南面於阼階上

主人阼階上拜賔少退主人受觶賔拜送于主人之西

註曰旅酬同階禮殺

賔揖復席

註曰酬主人訖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賔酬

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註曰其酧賔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酧者亦如之

朱子曰賔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但賔觶之後授觶之時賔介介字疑衍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受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賔介介字亦疑衍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得由其東亦既受乃還北面拜送也

敖氏曰惟既賔觶則西南面酬介異于賔禮也

張氏曰主人以所受于賓之觶徃酬介介亦先拜介自飲實觶授介拜送于其東註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謂皆西南面授之也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註曰旅序也于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别之又同則以其字别之

敖氏曰於賓酬主人主人酬介司正不升則唯相之于下耳尊之也若有遵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也

顧氏炎武曰鄉射禮某酬某子註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註為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註曰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

疏曰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北面命受酬者訖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者一則案此下文衆受酬者受自左即是司正立處故須辟之二則東面時贊上贊下便也

敖氏曰序端東面惟退而俟事之時則然自是以後於凡作受酬者則皆少違此位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作之既則皆復此位也

世佐案堂上者北面作之唯相介酬衆賓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司正安得南面作之乎敖記非也

受酬者自介右

註曰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

疏曰北面以東為右凡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介酬者應自介左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云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楊氏曰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是主人在介右也及介酬某子某子受酬亦在介右益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敖氏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遵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

世佐案自介右則介之酬衆賔也當東北面㪅云

東南面非註疏謂自主人酬介以下皆西南面授

之亦不盡然也

衆受酬者受自左

註曰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于介也

疏曰衆受酬者謂堂上衆賔自第二以下幷堂下衆

賔也言變于介者即是授受之常法也

楊氏曰自介酬衆賔之後衆受酬者皆立于酬者之

左亦如賔酬主人立于主人之左

郝氏曰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賔也

拜興飲皆如賔酬主人之禮

註曰嫌賔以下異也

敖氏曰亦惟受酬者立于酬者之西及酬者既實觶進西南面爲異耳

世佐案堂上衆賔相酬當西北面盋酬者之于受

酬者必向其位所以通指也賔酬主人東南面主人酬介西南面皆以是三賔之位在賔西南面則其自相酬亦必西北面之可知唯堂下衆賔則當西南面酬之耳受酬者皆北面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註曰辯辯衆賔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

疏曰引鄉射者彼禮與此同經直言辯文不具故引以證也

敖氏曰卒受者無所旅自飲於上乃降

司正降復位

註曰觶南之位

右旅酬 張氏曰此飲酒禮之第三段

使二人舉觶於賔介洗升實觶於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介席末答拜

註曰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賔與大

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疏曰云賔介席末答拜者賔于席西南面介于席南東面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賔與大夫者以大夫尊于介故也引燕禮者證此二人舉觶將洗俗本作盥時亦以次盥手也世佐案上一人舉觶洗而不盥此亦同辟君禮也註引燕禮者證此舉觶者之位面序進與彼同耳非謂盥亦同也疏誤

敖氏曰至是乃併舉觶于介者異之也正言賔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後于字亦衍

郝氏曰使司正以主人意使也

張氏曰此下言無筭爵初使二人舉觶次徹俎次坐燕飲酒之終禮也

世佐案鄉飲酒禮本以尊賢非為貴貴大夫雖尊不當先介且鄉飲酒義云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則遵者亦有主義焉方主人舉觶留賓豈得舍介而之大夫乎註非當以敖說為正席末答拜說見上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註曰於席末拜

敖氏曰鄉射禮曰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

郝氏曰逆降洗升者後降立于西階上避賔介拜也

旹進薦西奠之賔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

受以興退旹拜送降賔介奠於其所

註曰賔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

敖氏曰賔云取介云受經文錯綜以見其同也介亦

辭文不具耳鄉射禮曰賔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

張氏曰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賔介各舉以酬

為無算爵者即此二解

世佐案取受二字經往往互用如上文一人舉解之時云賔辭坐受以興而鄉射禮則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觶之時云賔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而此則于賔言取介言受蓋取者指其實而受者原其意也註因取受異文遂生尊卑之解殊為牽率敖氏改之是也而謂經有意錯綜以見其同則亦非也經所以複言介坐受以興者正以見介之不辭與賔為異

其義初不在此一字也介何以不辭葢辭者辭其坐奠

卑於尊者不敢親授故有坐奠之儀賓與大夫尊嫌

以尊者自居故辭之介卑無所嫌故不辭也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賓辭以俎

註曰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猶

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

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疏曰案鄉射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於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賔此亦同又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於賔也

敖氏曰辭以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謂俎在此不敢坐也司正于是又反命於主人

郝氏曰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則不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賔以俎辭

主人請徹俎賔許

註曰亦司正傳請告之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註曰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

疏曰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

敖氏曰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俎乃受之也

姜氏曰以降自西階決其爲賓黨弟子恐未然司正凡升降皆西階一以輔賓一以監衆安得以西階二

字膻揣之耶味下文弟子當是主黨葢徹俎是賔所命而受俎非司正一人所辨故司正首受俎主黨弟子輔之而賔介大夫之從者受于外也本記賔介大夫之俎皆出授從者而主俎則弟子以東明司正與弟子皆主黨而從者則賔大夫之從者可見也

世佐案姜說近是

司正升立於序端

註曰待事

賔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

註曰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賔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

疏曰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

敖氏曰遵者席西上降席而立于席東便也

賔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賔從之

敖氏曰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賔降立於西階西

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

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

使人受俎如賔禮衆賔皆降

註曰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敖氏曰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也人亦

謂弟子鄉射禮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介在賔南大夫在介南衆賔又在大夫南少退

張氏曰註云復初入之位者東西階相讓之位也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註曰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

敖氏曰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坐于堂而說屨于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于下賓黨之屨亦北上也揖讓謂主人與賓一揖一讓也

賔則厭介介厭大夫大夫厭衆賔亦以次而升

郝氏曰揖讓如初謂三揖三讓升如初迎賔時也坐

主賔皆坐席上跪而以股帖足也

世佐案揖讓如初當如敖說

乃羞

註曰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

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

敖氏曰案註云所進者狗胾醢也少牢特牲饋食之

庶羞皆以其牲肉為胾又有醢故知此禮當放之也

無算爵

註曰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皆是

疏曰引鄉射禮者證此無算爵從首至末更從上至下惟醉乃止

楊氏曰鄉飲酒禮無算爵其文略註疏引鄉射無算爵

以釋之案鄉射無筭爵賔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賔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賔長受而錯皆不拜註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賔實賔長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賔無介鄉飲酒有賔有介當實賔之觶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賔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賔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賔長如此

交錯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尊于賔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此所以為無筭爵也

敖氏曰此異於鄉射禮者舉觶及反奠者不于大夫而于介耳其賔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皆可以類推之也

世佐案鄉射禮無介故云賔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此篇有賔有介上既言使二人舉觶于賔介則此時

取奠觶而飲者亦當為賔與介矣其行酒之法敖云賔觶以之主人介觶以之大夫是也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賔長實大夫之觶以之次賔長又實衆賔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實次賔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循是而辯此堂上旅酬之法也其旅在下者于西階上之法詳見下篇楊氏惑于鄭註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賔與大夫之說故持論如此而其為圖亦不能無誤今更定之如左

阼

一之二 主人受賓之觶

洗

主人之觶者

階

二之四 大夫受次賓長之觶執觶者以降奠于篚訖

一之四 大夫受賓長之觶

二之二 諸公受介之觶

無

尊

算

爵圖

第一觶之一 賓 不與取奠觶飲

一之三 賓長 受主人之觶

二之三 賓長 受諸公之觶

一之五 賓長 受大夫之觶飲而酬堂下衆賓之長

西

階

介

衆賓堂下立者

世佐案遵者之有無多少皆不可定是圖作一公二大夫者聊舉以示例耳讀者當以意會也舊圖無諸公有南面之大夫三西面之大夫一而西面之大夫又與南面者相次而題之曰十二謂其受解之次堂上三賔而外又有東面之衆賔次在十三皆與經不合今削去

無筭樂

註曰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

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

疏曰無算之樂還依尊卑用之若然則諸侯宜歌小

雅大夫宜歌風但不以三終為限耳

敖氏曰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爵無算而樂亦

無算

郝氏曰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算

不拘于三也

世佐案左傳載季札觀周樂之事乃魯因札之請

而備陳之聘禮云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是

也非國君之無算也註引之誤

右燕張氏曰此飲酒第四段飲禮始畢

賓出奏陔

註曰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

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世佐案周禮鐘師註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則陔亦頌之逸篇與然以大夫而送賓之樂儼然與天子同何其無差等也鐘師陔夏之陔本作祴杜子春云祴讀為陔鼓之陔而此篇及鄉射燕禮皆言奏陔而不言夏然則陔之與祴夏同乎否乎今皆不可得而考矣竊謂夏大聲也列之于頌必非諸

侯以下之所得干諸侯大夫所奏葢別為一詩而今亦亡之也或以音節為別如豳詩七月一篇而有風雅頌之異與樂師鄭司農註云今時行禮于太學罷出以鼓陔為節則陔之音節至漢猶有存者康成乃與鍾師之祴夏混而一之至令天子諸侯大夫之樂尊卑莫辨其誤甚矣疏家乃為之説曰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南陔以是為尊卑不同

不知諸侯進取僅得歌大雅大夫進取僅得歌小雅未聞有歌頌者魯之有頌相傳為成王所賜議者猶以為僭三家雍徹夫子譏之彼金奏肆夏之三諸侯之僭禮也寧得以為正而據之乎

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註曰門東西面拜也賔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右賔出

賔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

註曰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来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疏曰言不干主人正禮也者正禮謂賓主獻酢是也是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乃入若然即是作樂前入而于此篇末乃言之者以其無常或來或不來故于後言之也

敖氏曰大國有孤其官或與天子之三公同名故亦謂之公晋有大師大傅亦可見矣息司正之禮云以

告于先生君子然則主人之於遵者其亦使人告之與

張氏曰此下言諸公大夫來助主人樂賓主人與為禮之儀遵不必至故曰若有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註曰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疏曰席有地可依若衣裳在身一領即為一重再重

三重猶二領三領也賔在戶牖之間酒尊又在戶東
席此二者又在酒尊之東但繼賔而言耳
孔氏曰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
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世佐案孔氏不數在下之筵故與賈異今以賈疏爲正
敖氏曰席此于賔東尊之不與正賔齒亦不加尊于
正賔也貴貴尊賢尚齒三者之義並行而不相悖於
斯見之矣三重再重皆蒲席緇布純者也上下之席
同物故不必言加此重席亦兼卷而設之

張氏曰不與鄉人齒者衆賔之席在賔西此時為位于酒尊東不在衆人行列中故曰不與齒也

世佐案席于賔東者東房戸牖之間也遵者為助主人樂賔而來故席之于此鄉飲酒義云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是也注云尊之不與鄉人齒是解經不于賔西之故義在貴貴存之以備一解于經意未必合也又註所謂鄉人者堂上三賔耳敖氏以為不與正賔齒尤非三賔德劣以年之長幼為

序故云不與之齒正賓曷嘗論齒哉又案序有東西房賔席當在牖前疏云户牖之間是以東房西室言也非圖說見上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賔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賔禮

註曰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于門内也

朱子曰如讀若今之若但謂如字讀之如今人所用之若字耳無他義也疏說迂

敖氏曰公如大夫入猶言若公若大夫入也入謂入門左也初位階西以南之位也迎不拜者别于賔介亦以其在門内也迎于門内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于主人為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賔也升階正法客尊則先升如賔禮如其獻禮也

郝氏曰公如大夫入謂公入門禮亦如大夫也大夫入禮見鄉射主賔介與衆賔皆降復初入門左之位待公入也

張氏曰公若大夫入言或公入或大夫入其降迎皆如下文所云也如賔禮謂拜至獻爵酢爵並如之也世佐案如字之義敖張二說得之復初位疏云復西階下東面位是也葢亦介在賔南衆賔在介南矣郝云復初入門左之位非

辭一席使一人去之使一人去之敖本作主人去之

註曰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

敖氏曰諸侯之加席與其下席而二此席雖非加而

數則過于二焉故辭之而主人亦許而徹之也

世佐案周禮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惟三重諸侯二重此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敖氏嫌其尊卑無辯故設爲此席非加之說以通之然下文明言加席則其說固不可得而通也葢天子以至于大夫尊卑之辯在五席之名物不全繫于席之重數也五席者次繅莞蒲熊也天子之三重莞也繅也次也諸侯之再重祭祀則蒲也莞也昨則莞也繅也不

聞用次卿大夫以下則唯蒲莚緇布純而已加席以莞不聞用繅此則其差等也若夫席之重數寧有常乎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亦大槩言之耳周禮疏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

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三重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則一重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緇布純加萑鄭本作萑席而燕禮筵賔于戶西無加席臣以君屈也由斯而譚席之重數隨時變易義各有主固不可執一而論也即如此篇主人鄉大夫也然以賔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之正也大

國之孤又尊于大夫故為設三重以異之猶諸侯三重而上公四重也然因其辭而即去之則亦再重而已豈可議其僭乎又案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公與大夫之加席亦當與彼同記不言者文不具耳敖云上下之席同物非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註曰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

疏曰云加席上席也者以其再重三重席皆一種故也記云蒲筵緇布純明無異也世佐案註疏之誤說見上

楊氏曰獻遵一條經文所載差略謂公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其禮當與賓同見前獻賓圖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嚌肺不告旨禮殺于賓參之獻介圖及鄉射禮可見但無諸公則獻大夫當如獻賓之禮

敖氏曰如介禮亦如其獻禮耳若其酢則主人于公

大夫一也鄉射言大夫之酢其儀與此介同諸公雖
尊禮宜如之所以辟正席也席端席北端也大夫辭
加席謙也有諸公則自委于席端者公惟再重已宜
辟之主人不徹明其有為而為之非正禮無諸公則
主人不聽其辭而去之者士亦一重異爵者不可以
無所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席在尊東南面有諸公
則席在主人之北西面北重席乃云加席者但取其
在上故爾非謂此席即加席也凡加席與其下席異

物而長半之重席則否

張氏曰如介禮其入門升堂獻酢等皆如介之殺于賔也

世佐案此云公升如賔禮大夫則如介禮鄉射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賔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賔禮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酢之禮僅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賔禮者諸公之禮既無明文可考于是諸儒各以己意為說楊氏但謂自拜至以

後當與賔同見前獻賔圖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賔禮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辟正賔也張氏則謂拜至獻酢並如之是三說者今既備録于右矣然以經文斷之則張說近是而亦有所未備也葢經文簡而該如賔禮三字足以檃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於繁複敷陳也既云如賔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而酬無一不如之矣鄉射禮所陳特其所謂大夫如介禮者耳言大夫則諸公可知也言有

諸公之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葢貴貴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以辟正實爲辭乎張言獻酬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無酬矣席端席南端也大夫之西面者北上敖云席北端非敖氏所論重席加席之異見燕禮

右遵者之禮

郝氏曰周禮春官司几筵職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是諸侯之

孤用天子席大夫再重是大夫用諸侯席也禮器又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若是則諸侯之孤與諸侯同席亦僭也是書所言多衰世之意春秋以來大夫皆稱公

世佐案大夫再重正也公三重特設此以尊異之耳不可謂僭且席之等級隆殺三禮中所著甚悉郝氏弗深考而敢于非經何其悖也大國之孤稱公敖氏嘗言之矣以其或與天子之三公同名故

也謂是衰世之僭稱可乎

明日賔鄉服以拜賜

註曰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賔服鄉服

朱子曰註云今文曰賔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今刪去

敖氏曰鄉飲酒士禮也乃朝服者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拜賜拜謝其飲已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

于賓也

張氏曰此下至篇末言鄉飲明日拜謝勞息諸事

世佐案于此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葢處士服矣處士之服緇衣冠深衣錦帶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註曰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下乃退

疏曰引鄉射禮者明彼此賓主皆不相見造門外拜

謝而已

敖氏曰辱拜賜之辱也主人往拜賔辱者敵也凡尊卑不敵則不荅拜賜之禮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

註曰釋朝服更服玄端也

郝氏曰鄉飲之朝服即玄端玄裳緇帶鄭云釋朝服更服玄端非也聘記勞不釋服謂聘享畢即勞賔不

及釋服敏于事也此云釋服乃息司正謂暫釋朝服

治具從容之辭行禮則仍服之非謂息司正遂不朝

服也

世佐案朝服以朝玄端以夕是朝服尊于玄端也

飲酒朝服則息司正當服玄端隆殺之宜也郝云

皆朝服非朝服之衣與玄端同而裳則異朝服素

韠裳與韠同色玄端之裳有三或玄或黃或雜唯

所有而用之此其異也詳見士冠禮郝以玄裳爲

朝服亦非唯引聘禮謂此云釋服有治具從容之
意則得之

乃息司正

註曰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
長也

敖氏曰息字未詳疑即燕之異名考工記曰張獸侯
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於學宫行之

無介

註曰勞禮略也司正為賓

敖氏曰是禮雖主于司正未必以司正為賓公父文伯飲南宫敬叔酒以路堵父為客是其徵矣

世佐案司正葢以州長為之諸侯之州長士也此乃大夫燕士之禮敖氏所引左傳葢大夫族飲禮故以異姓為賓非此比也當以註說為正

不殺

註曰不殺則無俎

敖氏曰皆貶於飲酒

薦脯醢

敖氏曰薦同也

羞唯所有

疏曰上文正行飲酒之時用狗胾今不殺故言羞唯所有雜物皆是也

徹唯所欲

疏曰正行飲酒不得與親友今禮食之餘別名知友

故言徵唯所欲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註曰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為禮于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名唯所欲

敖氏曰君子國中有德有爵者也亦使人告之云可者嫌其禮輕不必告也惟言告是不請矣不請則不速可知皆異于賓也先生君子若與其位蓋如遵

世佐案鄉者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興賢之與

先生與有勞焉而昨日之禮乃不以告何也葢正行禮之時酒清肴乾賔主百拜非强有力弗能勝也敢以是煩長者乎故不以告也至是則禮已輕矣又不敢請而但使人告之葢不敢必其來也古之鄉大夫待先生之忠且敬也葢如此

賔介不與

註曰禮瀆則褻

鄉樂唯欲

註曰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敖氏曰國風為大夫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司正禮輕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然則工入之節其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息司正

記

鄉朝服而謀賓介

註曰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

敖氏曰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觀於鄉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徵也於此云鄉者如燕禮記先言燕特牲饋食記先言特牲饋食之類也

張氏曰鄉謂鄉飲酒之禮註指人恐義不盡

世佐案鄉字之義前二說得之註誤

皆使能不宿戒

註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

敖氏曰皆皆賔介也能謂善于禮者也宿戒者前期日而戒之也此于當日乃戒之故曰不宿戒

郝氏曰皆使能謂諸有司供事輩惟能者是使非如賔介先期告戒也

張氏曰宿戒之者恐其容有不能令得肄習今鄉飲賔介皆使賢而能為禮者故不煩宿戒也

世佐寀能賢能也使能者即周禮鄉大夫職云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變興言使者合衆而尊寵之謂之興此以鄉大夫尊士卑又其所治故云使也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一不肖者得倖進則殆矣介亦後年擬貢者云皆使能蓋其慎也不宿戒者謂如士冠禮之類三日前戒賔至行禮前一日又宿之而此則否也所以然者冠禮筮日筮賔若不先期告戒恐其

至期或以他故不至則不能成禮故須戒而又宿鄉飲酒之禮則三年一行必于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況幼學壯行士之素志寧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葢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二句義不相蒙先儒乃混而釋之殊失經意若謂此以使能故不宿戒則凡禮之宿戒者所使皆非能者乎知其不能則不必使使之而又逆料其不能不敬孰甚焉且古

之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冠禮又其習見者亦何所不能而必宿之耶此則愚之所未解也

蒲筵緇布純

註曰純緣也

尊綌冪賓至徹之

註曰綌葛也冪覆尊巾

其牲狗也亨於堂東北

敖氏曰凡學宮惟一門故牲爨不于門外而于堂東

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

郝氏曰易象艮為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狗烹于東北象陽也鄭解牲狗為取其擇人迂也

獻用爵其他用觶

敖氏曰其他謂酬及舉觶之屬也然記之文意似失于不備夫酢亦用爵也何獨獻哉此上篚之爵三觶

一下篚之觶三

薦脯五挺横祭于其上出自左房

註曰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疏曰引冠禮者欲見此房中之饌亦南上也引曲禮者欲見此脯設之皆横于人前鄭彼註云屈中曰朐以左手案之右手擘之便

敖氏曰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有右房可知

張氏曰薦脯用籩其脡五别有半脡横于上以待祭脯本横設人前横祭者于脯為横于人為縮陳之左房至薦時乃出之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註曰烹狗既孰載之俎饌于東方

疏曰既饌于東方恐由東階升故記辯之

世佐案堂下之牆曰壁

賔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

離皆右體進腠

註曰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捘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

疏曰此序體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其閒有臑肫在而介不用者蓋為大夫俎故此闕焉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即介用肫若

有二大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亦是也

朱子曰介俎脊脅胳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删去

敖氏曰皆脅肩臂胳也凡脊脅不謂之體右體者吉禮所尚故于三俎用之介俎用胳者欲以臑為諸公俎肫為大夫俎也遵者若多則自三以下皆用左體是亦示其相下之意也若無遵者介俎猶用胳不為之變也肺在

後者便其取之也凡俎横設其後皆于所為設者為右

郝氏曰凡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脅字疑衍肩

前骨也臂肩下骨也胳骼通後脛骨也賓俎用貴主

人次之介又次之周人尚肺肺皆離割而不絶也右

體牲脊脅脊脅當作肩臂等骨用右也進腠肉皮向上也

張氏監本正誤云介俎脊脅肫胳肺脫肫字　又曰

肫胳即註膊胳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一體而介俎

肫胳並言者以肩臂之下留其貴者為大夫俎若有

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
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
世佐案介俎脊脅胳肺胳上或有肫字葢自唐時
已然故疏中元有二說旣云有臑肫而介不用又云
或有介俎肫胳不不疑當作並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故肫
胳兩見亦是也其說依違如此詳味經文當以前說為
是肫胳並言者誤也葢介俎用胳正也不以遵者之
多少而有所變若謂有一大夫則介用肫有二大

夫則介用胳然則無大夫則介當用臑矣經何以不云介俎脊脅臑肫胳肺也且有三大夫則介更何所用乎其說固不可通也自朱子刪定之後今之監本及敖氏郝氏諸本俱無復有肫字矣張氏反據石經而改監本以其未見通解故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

註曰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敖氏曰以爵拜葢指賔主介遵既卒爵而奠爵拜者

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已者為禮故曰不徒作

張氏曰不拜既爵者則不酢也

世佐案以爵拜者謂凡奠爵拜執爵興者也不徒作者謂起必有所事無空起也試以經文考之葢一一不爽如主人獻賔賔之告旨也坐奠爵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即云賔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是不徒作也其拜既爵也亦然又如賔酢主人主人坐卒爵興坐尊爵遂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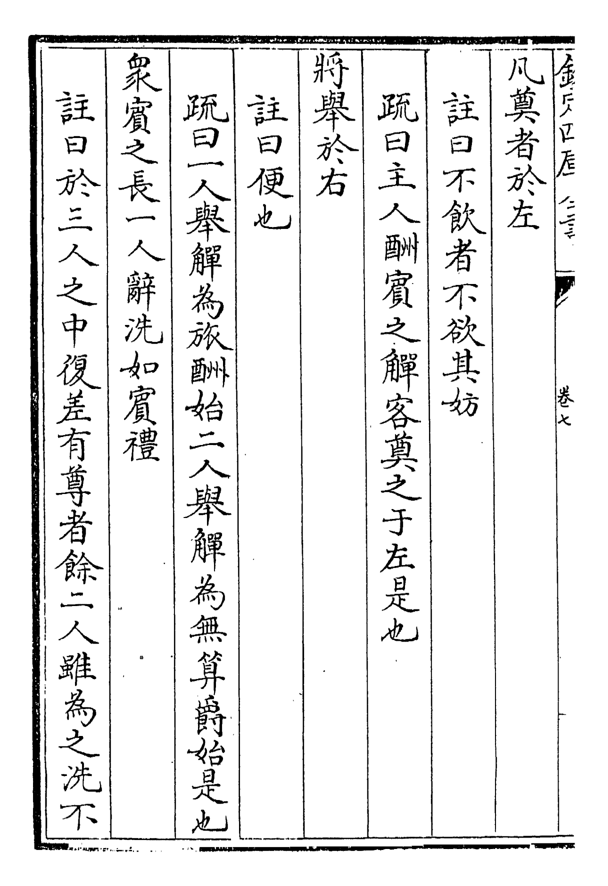
文即言其再拜崇酒之事是亦不徒作也以是推之凡介遵之禮皆然至于獻衆賔衆賔不拜旣尊是不以爵拜也下云授主人爵降復位是徒作也凡拜必奠爵記乃言以爵拜不言奠爵拜何也凡拜畢即執爵興者謂之以爵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奠爵拜奠爵拜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徵也若夫拜受爵之禮先拜而後受爵方

其拜時爵固未入手也不得謂之以爵拜註專以拜既爵訓以爵拜以酢主人訓不徒作固偏敖氏雖兼賓主介遵而言然但指其卒爵之拜亦未備且未知奠爵以爵之分而反疑記失豈不謬哉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註曰惟工不從此禮

敖氏曰此與下條唯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于他禮則有不盡然者矣



凡奠者於左

註曰不飲者不欲其妨

疏曰主人酬賓之觶客奠之于左是也

將舉於右

註曰便也

疏曰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筭爵始是也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註曰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為之洗不

敢辭其下不洗

敖氏曰主人獻衆賓惟于始者一為之洗經曰主人取爵于西楹下降洗是也一人辭之者禮主于已也張氏曰主人統為衆賓三長一洗一人進與為禮餘二人不敢往參非又為二人各一洗也又按經文洗升實爵後始言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此時三人尚未升堂其辭洗亦自階下東行辭之疏于前經以主人揖升為揖衆賓升以此辭洗為降辭皆誤

世佐案經文主人獻衆賓惟有一洗蓋為衆賓之長一人也故此人辭之餘二人並不為之洗何辭之有註云餘二人雖為之洗不敢辭誤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註曰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于堂或統于門

疏曰此謂堂下立者鄉人賢者或多或少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若多東面立不盡即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

敖氏曰此謂在門内位之時也賔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賔若多則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

世佐案經云衆賔辯有脯醢不見其位面及上下之次故記之記在一人辭洗之下其為堂下衆賔之位無疑敖氏見朱子通解載此條于迎賔之後遂云在門内位之時非也周禮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

禮賔之則行飲酒禮之時鄉人之善者皆在故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乃云東上者猶賔席南鄉而以東為上說者以為統于主人是也敖氏改東為西似未達此義註云統于門亦未的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註曰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于賔黨不言飲而言薦以薦諸本皆脫此字今從集說增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

正位西階東北面

敖氏曰此樂正乃公有司非衆賓也又不立于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

張氏曰樂正本主人之官屬故以茲於賓黨為尊之世佐案經文獻衆賓之時不言樂正故記之立者亦堂下衆賓也與讀如字舊音預非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註曰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郝氏曰舉爵三作謂獻賔獻介獻衆賔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於三三爵既備禮宜少變遵者可入遵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

世佐案舉爵謂初取爵於篚也作起也三作謂奠爵之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徒空也不空爵謂實之以酒此禮獻賔獻大夫皆然故云凡試以獻賔禮證之經云主人坐取爵于篚即此所謂舉爵也既因辭賔降而奠賔對後復坐取爵興適洗是一

作也既又因對賔辭洗而奠賔復位後復坐取爵

卒洗是二作也既又因荅賔拜洗而奠盥後復坐

取爵實之是三作而不徒爵也獻介介不拜洗則

少盥後一作矣獻衆賔無辭降之文則又少賔對

後一作矣記此者欲見獻賔及大夫禮隆不與

介以下同也鄉射記此句在凡奠者於左之上見

獻賔禮也此記於樂作大夫不入之上見獻大夫

如賔禮也獻介及衆賔皆仍獻賔之爵不得謂之

舉爵獻大夫則易爵故得以舉爵統之也註于記中凡字而字俱無所發明且獻之有薦經文明白何待記乎郝說初讀之似有理及細考之亦非鄉射禮無介獻賓及衆賓後即遵入而樂作矣是舉爵二作而不徒爵也何以彼記亦云舉爵三作而不徒爵乎以此證之則其紕謬顯然矣

樂作大夫不入

註曰後樂賢者

敖氏曰此謂大夫之來也後不及一人舉觶之節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故不入若樂既作則獻工與笙矣大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

張氏曰大夫本為助主人樂賢而來時既後則不入矣

世佐案二說當參看

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

註曰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

敖氏曰獻工不仍用獻大夫之爵者節異則不相因也既獻大夫而酢則奠爵于西楹南註云獻大夫亦然者惟謂亦取爵於上篚耳

張氏曰獻賓介衆賓一爵獻大夫一爵獻工與笙又一爵以異器示敬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註曰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於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

敖氏曰此記乃與經同者特因上文而言之耳

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

註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聶氏崇義曰諸侯之大夫特縣磬天子之大夫兼有鐘及孔子在衛所擊皆謂編磬非大磬也

大夫皆當作士

陳氏暘曰磬之為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簴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為鐘以十有二律為之齊量其為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毊徒鼓磬謂之蹇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鼗倚于頌磬西紘則所謂紘

者其編磬之縄（?）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之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耳謂之取其數可予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耳謂之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揵水濵得石磬十六未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説得非因此而

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簨簴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宋朝元豐中於用李照編鍾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律以寫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然補注四聲以足十二律非先王之制也敖氏曰前霤西端東西鄉設磬當其下亦如之故於霤爲縮比禮特縣則有磬鍾鎛及鼓鞞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且可以取節於霤故也北面鼓之明磬南面設磬簥在阼階西鼓在西階東

張氏曰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墻也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又去其西面特立一面而已鐘磬編縣之十六枚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此鄉飲酒本諸侯卿大夫合鐘磬俱有而直有磬者以方賓賢俯從士禮也

世佐案磬編磬也小磬十二枚在一簴周禮小胥職云半為堵是也階閒堂下兩階之間也霤郝氏云檐間承溜也縮霤者當霤下東西設之於霤為從於堂為横也天子之士特縣本鐘磬俱有此則從諸侯之士禮故惟磬一堵而已敖云此禮特縣則有磬鐘鎛及鼓鼙非也又案編縣之法經無明文可考鄭云十六枚取象八風而倍之也服氏虔云十九枚取十二辰加七律也唐李冲用二十四

枚取十二律倍聲也大周正樂用十四枚取五聲二變之倍數也諸說紛如未有定論鄭氏之言頗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世多祖之葢以十二律加四清合二八之數也四清者半律也十二律皆有半而此缺其八且無變律朱子嘗譏其法太疎畧而用有不周則其非古制明矣馬氏端臨善李冲所傳謂其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然考朱子鐘律篇所著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有三十六聲

去其不用者八聲亦當有二十八聲李氏僅取十二律正倍之聲而不及其變與變半則猶未備也惟陳氏以周禮典同之文定為十二枚其議發於范鎮最為有據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㽔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則鍾之應乎十二律也古矣大者如此小亦宜然陳氏之言殆得之矣故録之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註曰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

世佐案主人受酢之時經云自席前適阼階上不從此禮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註曰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

敖氏曰無獻者異于衆賓有薦者别于其黨

凡旅不洗

註曰敬禮殺也

敖氏曰凡凡尊卑也

不洗者不祭

敖氏曰此承上文惟爲旅者言也若獻酒雖有不祭者亦洗之

既旅士不入

註曰後正禮也

敖氏曰此士亦主人請之爲衆賓或有故而不及與賓介同來者也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則是未旅以前皆可以入也士賤于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故不與旅則不入矣士亦謂當

在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于西方主人不迎

世佐案此士謂有爵命者周禮典命職大國次國之士一命是也其入也以觀禮亦遵者之類也大夫尊當與于獻故其入以一人舉觶為節樂作則不入矣士賤于大夫故不得與于獻然非主人之官屬故得與于旅其入當以司正舉觶為節既旅則不入矣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即此經所貢之賓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

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謂命為大夫士也然則此士與衆賔固不侔矣敖氏一之誤甚且謂未旅以前皆可入皆非也其位亦在堂下東面北上與衆賔

蒞黨正職云一命齒于鄉里是也

徹俎賔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敖氏曰授從者云出則是飲酒之禮他人無事者皆不入門

主人之俎以東

世佐案此於賓介遵者之俎云出授從者而主人之俎

不云授主人之贊者則是受者為主黨弟子無疑矣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疏曰命擊鼓者

敖氏曰此見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註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

疏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于賔也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

註曰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羃沃盥

設薦俎者

敖氏曰西面之位其在洗東南與與謂與其禮也下

言無筭爵然後與則此所謂不與者獻與旅酬也是

句似有脫文位西面且不與獻酬亦飲酒于學之禮

異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

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

世佐案記文雖似錯雜然皆依經文之序鱗次櫛

比固秩然而不紊也間有數節之儀該兹一記則

或記于前或見于後俾讀者得以參考要未有凌

亂隔越而不相比者此及下文一條以經文訂之

當在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之下否則既旅士不

不入之下今在此盖脱簡也不與者謂薦與旅耳

今乃綴之於末與上文之言薦言旅者隔越不屬

則所謂不與者竟不知其何所指矣敖氏疑有脫
文而不知其為脫簡殆未深考與
無算爵然後與
敖氏曰此逮下于賓黨也鄉射禮云無算爵執觶者
皆與旅執觶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酒義曰賓酬主人
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是謂
沃洗者得與旅酬與此異矣參攷經文似當以此為
正

郝氏曰論語云鄉人飲酒即鄉飲酒也鄭氏謂為鄉
大夫興賢能而賓之因記有使能之文而失其觧也
歲時伏臘賓朋宴集鄉士君子有酒何時不可行禮而
奚必於賓興禹惡旨酒周公作誥兢兢焉至其行禮
必以酒此酒所以防流居敬而作也飲食男女人之
性情聖人因人情易流者為節其嗜好裁其恣睢而
入道庶幾矣孔子大聖人自惟不為酒困無量不及
亂盛德之至從心不踰矩是以難也故行禮以酒其

器以一升之爵二升之觚三升之觶四升之角五升之散終燕而飲至石醉而歸秦陔夏而出庸詎非盛德之至者與則禮之功用莫大矣是以其人曰賓曰介賓氷也介戒也位乎西北西北者嚴凝之方敬義之至也能為賓介然後可與飲酒故觀人者醉之以酒而試其守聖人約人情而制為斯禮也

世佐案古者酒禁甚嚴為人臣者平時固皆剛制之矣其得以燕飲為樂者惟鄉飲酒及祭祀二端

而已書曰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卽此篇興賢能而以禮禮賓之之事也又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則此經特牲饋食少牢二禮所陳是也鄉飲酒之禮有四見篇首疏而賓賢最重云大克羞耇惟君者言其大能進老成人于君所也賢能之人謂之耇者耇儒碩彥尤古人之所重故舉以告之名公戒成王之詞曰令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成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亦此意也先儒乃以養老釋之則惟君二字遂不可解矣或曰鄉飲酒義孔疏曰賔賢能則用處士為賔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賔皆以年少者為之何得云羞耇也予應之曰人之德業成就早暮不同古之用人初無限年之例然將以息浮而静躁則茍非有敦敏狥齊之質者固無取乎其速進也記云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又曰古者五十而后爵則古人仕進之時皆非年少可知其視

後世舉士惟取少年能報恩者公私之殊異𠩄天壤故書曰羞者記曰使能周禮曰興賢其義一也孔氏之言失其旨矣賓賢能必行飲酒禮何也酒者所以養陽氣洽歡心為人生所不可闕然而無以節之則必至于喪德亂儀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聖人制為斯禮以節宣之使之席末而啐再拜而飲司正以監之奏陔以戒之如此而猶有及于亂者否矣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其是之謂乎

鄭解此篇為諸侯之鄉大夫賓賢之禮愚既遵用之矣或又謂篇內有諸公之文當是天子之鄉大夫興賢之禮周禮鄉老及鄉大夫帥其羣吏以禮禮賓之是也鄭謂是諸侯之鄉大夫者徒以其特懸磬決之耳不知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雖有尊卑而其所興之賓則皆處士也既是俯從士禮則雖天子之鄉大夫何不可降而特懸乎此說亦似有理附識於此又案遂大夫職云三年大比

則師其吏而與氓亦當以此禮禮賓之也

儀禮集編卷七

儀禮集編卷八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鄉射禮第五之一

鄭自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

聶氏曰射之所起在於黃帝故易繫黃帝九事云古

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以黄帝臣揮作弓夷牟作矢是弓矢起於此矣虞書曰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則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至周大備

教氏曰鄉射者士與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宫飲酒而習射也此與上篇大同小異惟多射一節耳亦飲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

郝氏曰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為威教民

自衛其來尚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於射比其敵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為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為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為鄉大夫賓興鄉射為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孰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於庠庠鄉學習射於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

為庠射則為序宣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

張氏曰據註此州長射禮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為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内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大比興賢能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

世佐案此篇陳天子之州長春秋習射之禮鄉老及鄉大夫賔賢能訖亦用此禮詢衆庶侯國亦如之注疏専指諸侯之州長似未備先儒或目為士

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葢以禮屬民而讀法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已投壺禮見大小戴記頗與經文相類吳氏澄嘗取以補儀禮之逸　又案庠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為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則序為州黨學矣鄭說葢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

術有序術鄭讀為遂孔疏云此是鄉之所居黨為
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
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又云庾氏云黨
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但
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陳氏祥道云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明堂位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朱子通解學制篇既並列諸說而斷之曰孟子說與上下數條皆不合未詳其故又云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行不可得而變革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出

於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讀者亦不必深究也斯言真得闕疑之㫖矣然以諸說之先後時世考之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之言為正葢周之學制自春秋時已廢不復講故佻達成風子衿作刺魯僖能修泮宮史克至作頌以誇美之及其季世七國兵爭此制益蕩然矣故孟子所至輒惓惓以興復學校為勸說然其名號沿革之詳容有得之傳聞而

失實者又况漢儒摭拾灰燼之餘雜以夏殷之禮
何怪其參差而不相符乎乃若儀禮周禮皆周公
制作時所定而鄉飲酒義即儀禮之義疏也亦不
容有誤鄭公據此極為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
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
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為無稽之譚乎
鄉射之禮主人戒賔賔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
註曰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不

言拜辱此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賔已也不謀賔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

疏曰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為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是皆為此州長射而言是諸侯州長可知若天子

州長中大夫為之若然記云大夫兕中者為鄉大夫詢衆庶而言也云周禮至衆庶皆周禮鄉大夫職文引之者證此鄉射中兼有鄉大夫行射禮故有射於堂及兕中之事云五物者按彼云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註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是也

朱子曰五物之說未詳當闕

敖氏曰請下似脫一賔字迎者出見之之稱故雖不入門亦謂之迎

郝氏曰射必有賔教民序也不謀賔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専禮賔也

張氏曰案此射禮先與賔飲酒如鄉飲酒之儀及立司正將酬旅乃暫止不旅而射射已更旅酬坐燕並如鄉飲凡賔至之前賔退之後其儀節並不殊也此

下言將射戒賔陳設速賔凡三節皆禮初事賔以州中處士賢者為之若大夫來為遵則易以公士

姜氏曰周禮註所釋五物之義雖甚大但此賔賢能之後方思合民儲材豈能遽繩以備德耶考馬融論語註引此一曰和志言其平心志也二曰和容言其和威儀也三曰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曰和頌言其合音節也五曰興舞言其中舞蹈也其説皆本射以推於義為安

世佐案主人謂天子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衆庶與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為主人其戒賔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謂大夫來臨禮州長戒賔不自稱稱鄉大夫非又案周禮六鄉之外更有六遂遂大夫以下其官皆卑於鄉一等而其為牧民之職一也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與鄉同則其詢衆庶及春秋習射亦同可知縣習射縣正為主人矣侯國遂

數如其鄉數主人之稱實兼此數者疏家泥於釋獲者執鹿中之文專指諸侯州長頗覺掛一漏萬故備論之又案主人戒賓必詣賓家請之註云出迎出門也者謂賓出已家大門外迎主人耳疏曰謂出序之學門非又案此篇與鄉飲酒禮相同處互有詳畧參觀乃備鄉飲酒禮兩云賓拜辱此則云迎送者拜辱明其意迎送指其事無異也註說似求之過矣

賔禮辭許主人再拜賔答再拜主人退賔送再拜無介

註曰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賔之禮畧

敖氏曰無介者以介尊次於賔同於大夫射時難為耦也

世佐案無介之義註得之敖説似曲

右戒賔

乃席賔南面東上

註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

疏曰此據州長射於序以其無室無戸牖設席亦當
戸牖之處耳
敖氏曰不言戸牖閒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
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賔於室之戸牖閒也明矣凡
席於此者皆東上經不悉見之也惟為神席則西上
世佐案此賔席亦當在牖前經不言者容射於序
也鄉大夫射於庠庠有室云牖前可也州長射於
序序無室云牖前不可也序何以無室也州之學

小於鄉其堂淺去其室壁之限堂斯深矣無室則無房本記云出自東房為射於庠言之也敖氏據此决其有室非序雖無室然其制亦三間五架與大夫士之私室殊而謂席賔於户牖閒亦非庠之圖已見上篇今更參取楊氏郝氏之説作序圖於左云

後簷霤

棟後第二架

遵席

尊

尊玄酒

左間

棟後第一架

後楹

中間

棟後第二架

賓席

眾賓席

眾賓席

眾賓席

右間

棟後第一架

後楹

東榮

棟

左物

右物

棟

西榮

楣

棟前第一架

前楹

楣

棟前第一架

前楹

庪

棟前第二架

庪

棟前第二架

阼階

前簷霤

堂廉

工席

工席

工席

工席

樂正

西階

案棟後第一架即有室者之南壁也户牖皆啟於此西後楹之東即室之牖也席賔之處以東西節言之則當西楹之東以南北節言之則當棟後第二架棟後第二架亦有牆席在牆前與知在棟後第二架者本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席與物每隔一架以席前當設薦俎恐其妨也若仍在牖前何取乎序之無室也

衆賔之席繼而西

註曰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

疏曰鄉飲酒三賔之席不屬

敖氏曰衆賔亦衆賔之長三人也繼繼賔席也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

敖氏曰阼階上東西節也南北當東序凡主位皆然

尊於賔席之東兩壷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

註曰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

敖氏曰賔席之東即房戶之間也此亦與前篇互見其文

世佐案鄉飲酒禮云尊兩壺於房戶間此不言房戶間而言賔席之東者容或有射於序者無房戶可言也賔席隨地而移故依之以見設壺之處且與前互備此古人立言之法

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於洗東北西面

註曰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

天子之士無鐘

疏曰鄉飲酒無射事縣於階間此兼有鄉大夫詢衆庶當爲判縣宜有鐘而總云無鐘者方以禮樂化民雖大夫亦同士特縣也天子諸侯鐘磬鎛具卿大夫天子士已下亦無鎛知者以其諸侯卿大夫士半天子卿大夫士若有鎛添鐘磬爲三半不得也

敖氏曰縣不近階者權移於此宜辟東縣之正位也

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縣謂縣鐘磬與鎛於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為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唯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鐘次鎛鼓鼙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鐘師職曰掌以鐘鼓奏九夏鎛師職曰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賔出奏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是禮亦有鐘鼓鎛明矣

世佐案縣編縣也不言所縣者所縣非一等也天子之鄉大夫州長遂大夫皆判縣鐘磬二肆諸侯之鄉大夫半之鐘磬各一堵天子之縣正特縣鐘磬一肆諸侯之州長半之唯磬一堵斯禮也實兼此數者故也大夫判縣當東西分列今皆在洗東北者辟君也大射君禮本合三面皆縣以辟射位闕其北唯東西各一肆故此宜辟之又按春秋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
禮也孔疏云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
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據此
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有鐘磬與鎛
之樂其有之者葢出於特典此在公所行禮雖未
賜亦合鐘磬俱有鎛未聞據賈疏則卿大夫以下
皆無鎛也下經云不鼓不釋則鼓亦有之以其非
金石之樂大夫士皆可用也此與上篇皆大夫士

之禮敖氏雜引天子諸侯禮釋之誤經云西面則鼓之者東面矣若有鐘在其南鼓又在其南皆西面也聲未聞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

註曰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

疏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註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中人之迹尺二寸者無正文

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或據此而言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射布而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不寧侯遂以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而不改與下綱謂已繫者也綱不及地武則下个亦然

郝氏曰射布曰侯形似猴也

張氏曰侯制有中有躬有舌有綱有縜中其身也方一丈倍中以為躬中之上下横接一幅各二丈謂之躬倍躬為左右舌用布四丈接於躬上左右各出一

大為舌下舌半上舌用布三丈接躬下左右各出五尺也其持舌之繩謂之綱維其綱於榦者又謂之縜上下各有綱下綱去地之節則尺二寸

世佐案侯義未詳考工記曰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敎氏本此立說然象人而射之毋乃傷仁乎郝說葢取便捷難中與正鵠之類同義而改侯為猴亦出臆說姑並存之以俟知者又案鄉

侯以布為之侯中用布五幅幅長一丈廣二尺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寸為縫諸幅皆以二尺計之又以一幅横接於中之上下謂之躬躬各二丈其接於躬者謂之舌亦謂之个上舌四丈下舌三丈上廣下狹也合之用布十六丈下綱不及地武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

註曰事未至也

敖氏曰侯以左為尊故事未至則未繫左下綱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个而以綱束之也下个出於躬五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五寸矣

張氏曰侯向堂為面以西為左射事未至故且不繫左下綱並綱與舌向東掩束之待司馬命張侯乃脫束繫綱也

世佐案中讀如字釋文丁仲反非下舌三大中掩之是所掩者丈五尺也姜氏訓中為侯中之中謂

掩其中而東之也亦是一解存之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註曰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

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敖氏曰爾雅曰乏之謂之防說者云如今牀頭小曲屏

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之參分侯道而居其

一也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

也西五步亦謂侯黨之西也然則此乏之其南十丈其

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與

郝氏曰乏以皮為之形如曲屏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於内以避矢矢力至此乏竭故名乏黨偏近也玉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葢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

張氏曰黨旁也三分侯道而居旁之一偏西者五步此設乏之節也侯道五十步步六尺計三十丈乏居

三之一西五步故云北十大西三大必於此者取可察中否唱獲聲達堂上也

世佐案此言設乏之法也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其南北節也西五步者東西節也黨郝訓偏近得之葢侯道三十大若第云三分侯道而居其一未知其近堂與近侯與惟云居侯黨之一而後知其去侯十大也先儒以侯旁釋之其義頗晦且經云西五步則其在侯西偏明矣何必以黨為旁乎

右設器席張侯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賔賔朝服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

退賔送再拜

註曰射賔輕也戒時玄端

敖氏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賔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

知

世佐案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明矣鄉飲

酒禮不言主人服而其記云朝服而謀賔介是戒

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賓輕重之差於此可見敖

說非

賓及衆賓遂從之

右速賓

敖氏曰自此以後經文及記文有與鄉飲酒禮同者

不重釋之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

世佐案若射於序則為之相者其黨正與

揖衆賔主人以賔揖先入賔厭衆賔衆賔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賔少進

註曰以猶與也少進差在前

敖氏曰賔厭衆賔入門左此脫三字爾少進謂少東世佐案少進謂少北既云北上又云賔少進者衆賔雖皆北上其實比肩而立賔序在前去衆賔差遠也敖云少東非

主人以賔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賔升

敖氏曰皆行言無先後也主人升一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

郝氏曰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正賓升堂而衆賓立門内左以俟

世佐案前二說是疏謂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故云皆行非矣此亦與鄉飲酒禮同但文有詳畧耳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於篚興對賓反位

註曰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

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

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賔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賔席之前西北面獻賔

敖氏曰席之當作之席

賔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賔進受爵於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賔少退薦脯醢賔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賔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

世佐案鄉飲酒禮云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

繚右絶末以祭此亦同但文畧耳

尚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賔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右主人獻賔

賔以虛爵降主人降賔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賔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

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賔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

註曰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

世佐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復阼階東西面

賔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賔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賔升實爵

世佐案後升字疑衍鄉飲酒禮云賔實爵

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賔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賔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

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疏曰奠爵於序端此擬下獻衆賓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

世佐案鄉飲酒禮云立當西序東面

主人坐取觶洗賔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賔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賔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賔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賔之席前北面賔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於薦西

世佐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於薦西

賔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賔北面坐奠

觶於薦東反位

右主人酬賔

主人揖降賔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

註曰主人將與衆賔為禮賔謙不敢獨居堂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賔衆賔皆荅一拜主人揖升坐取

爵于序端

世佐案序端之爵即受酢時所奠者

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賔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敖氏曰位亦堂下之位賔之南也

衆賔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賔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衆賔

揖讓升賔厭衆賔升衆賔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于賔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賔席末答拜舉觶者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賔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賔拜舉觶者進坐奠觶於薦西賔辭坐取以興

註曰若親受然

敖氏曰前篇言受此言取互文也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賔反奠於其所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註曰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

敖氏曰入門左則鼏者賓入之位也不俟於門外别於正賓

張氏曰按鄉飲酒於篇末畧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云如介禮者也

世佐案註云其士也於旅乃入則鄉中命士來觀

禮者亦得謂之遵矣云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謂他鄉之大夫士偶來為遵者其待之之禮隆殺之宜亦如本鄉也

主人降

註曰迎大夫於門内也不出門别於賔

賔及衆賔皆降復初位

註曰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内東面

敖氏曰初位階西以南當序之位

世佐案此亦與鄉飲酒禮同復初位者復初降時西階下東面位也衆賓在賓南鄭解為初入門内之位非

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

敖氏曰此賓禮自三揖三讓以至於一揖一讓升之儀也

世佐案以爵降亦取爵於上篚也

席于尊東

註曰尊東明與賔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

疏曰下云大夫降席東南面降由上故知西上統於尊也

敖氏曰此言尊東鄉飲酒言賔東亦文互見也

世佐案遵者之席於庠則在東房前之西於序則在楝後第二架當左楹之左皆所謂尊東也此亦謂無諸公則然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

面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

敖氏曰席前獻其西北面與主人既拜送則亦立於階東

世佐案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故也敖云西北面非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註曰辭之者謙不以巳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

重席正也賔一重席

敖氏曰鄉飲酒禮曰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

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

對不去加席此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則是鄉射禮

諸公不與

世佐案本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賔禮大夫如介禮

無諸公則大夫如賔禮今觀此章所陳正與上篇

介禮相同葢為有諸公之大夫而言也有諸公則大夫之辭加席也亦當如上篇所云委於席端主人不徹此乃云主人對不去加席是又與無諸公之禮同矣何其互異若此與葢遵者之來否及諸公之有無皆不可定經故錯舉一二以示例其隆殺信屈之詳必待記而後備記之所以有功於經也然觀乎此則其所謂如賔禮者亦可以類推矣敖氏據此遂為鄉射之禮諸公不與并訾記者之

失丹乃以辭害意與

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

註曰大夫升席由東方

敖氏曰主人答拜亦於大夫之右

大夫降洗

註曰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

世佐案大夫雖衆然受獻後須一一酢主人如經

所陳也辯獻長乃酢惟主人尊賓賤乃可令大夫

尊於諸侯之州長於鄉大夫為敵不可也疏引有

司徹為證非其倫矣

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

註曰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

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

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

階揖降大夫降立於賔南

疏曰此受大夫酢不奠於篚者為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於此也

敖氏曰必降者宜與賔序升也立於賔南下之也

主人揖讓以賔升大夫及衆賔皆升就席

敖氏曰賔亦厭大夫大夫亦厭衆賔乃升也衆賔其長三人也

右遵者之禮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註曰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

敖氏曰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也樂正立於其西猶未至階也鄉飲酒禮曰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張氏曰案鄉飲酒不射席工亦與此同此註云辟射位恐非經意或是欲其當賓席耳

世佐案蒲筵大六尺工四人席六大四尺也即謂周以八寸為尺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註云周尺

亦當今之數未詳闕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葢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

之五丈有奇此豈西階上少東所能容乎且鄉飲酒禮云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此云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文互見也樂正立于工席之西猶於西階為東則工席更東可知經云少東據工席之冣西者言也工賤者先就事布工席亦先布其冣西者故經據之而言也敖說得之下經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賛工遷樂於下辟射也夫將射乃辟

則此席不辟明矣註云辟射固非張云欲其當賓席亦未為得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

註曰瑟先賤者先就事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

疏曰案大射大師少師歌衆工瑟是瑟賤也凡工皆先瑟後歌是賤者先即事故得獻亦在前也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而後首此臣禮前首故云變於君

敖氏曰前越去㢘差遠故不可挎但執之而已面鼓亦變於飲酒

張氏曰面鼓者瑟首在前也鼓謂可鼓處與鄉飲酒不同者在鄉飲酒欲其異於燕在鄉射欲其異於大

射皆為變於君也

世佐案瑟體首寛尾狹内越孔雖長廣狹亦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寛近尾不鼓處并而狹此疏說也若然則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得深宜云挎近尾持之手入得淺宜云執今以經文考之反是此與燕禮皆面鼓乃云執鄉飲酒與大射皆後首乃云挎鄭公内有弦結之說不可通矣當以敖說為正蓋瑟體尾狹則後越去瑟廉差近故可

挎首寬則前越去瑟廉差遠故僅可執也

姜氏曰註疏變於君之說覺支鄉射禮輕於鄉飲燕禮輕於大射鄉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在後主於將敬也若鄉射祗習藝燕禮祗達情而已故可鼓者皆在前以鳴豫也

世佐案姜說與註疏合之其義乃備葢以鄉飲與燕禮對鄉射與大射對則為變於君以鄉飲與鄉射對大射與燕禮對則又為將敬與鳴豫之別儀

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帀乃爾橫說
竪說無所不通信非聖人不能為也讀者幸以是
求之

笙入立于縣中西面

註曰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

世佐案縣中磬南鐘北也此主大夫判縣而言鄉
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與此異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註曰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
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註曰不興者瞽矇禮畧也
世佐案正歌謂鄉樂也大夫士以歌風為正鄉飲
酒升歌笙間用小雅禮盛者進取也於此益可見
矣
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

註曰大夫不降尊也

敖氏曰大夫不降亦别於賓

世佐案經不言大夫降以大夫或來或否也若來亦當從主人降大夫不尊於賓也註非鄉射禮云賓介降大夫如介禮亦不得云别於賓也

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

敖氏曰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此以上著大師之禮異也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

註曰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

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

獻笙于西階上

註曰不洗者賤也衆工而不洗矣而衆笙不洗者笙

賤於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

敖氏曰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矣乃著笙不洗者

正使笙師猶不洗也諸侯之笙師盖以下士為之
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
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
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反升就席
註曰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疏曰云亦者亦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
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也上賓降時雖不言衆
賓降衆賓卑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

世佐案主人揖讓以賓升之節當在此經不言者以大師或有或無也若無大師不為之洗賓亦不降也

右樂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内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註曰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内楹北

疏曰受命謂受主人請安賔之命

世佐案楹謂前楹由楹内言其入堂之節也圖見

上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賔

註曰傳主人之命

敖氏曰賔為射事而來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

亦請安於賔者飲酒之節宜然也

賔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阼

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

敖氏曰賓辭者亦不敢必主人之終行射事也

世佐案主人所以請安於賓者為行禮既久恐賓

身或有不安也賓辭亦恐主身有不安也禮之體

人情也至矣如第曰為賓欲去留之則此賓為射

而來事未至而故留之賓故辭毋乃文繁而詐乎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

敖氏曰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葢射時司正

為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

世佐案司正奠觶處鄉飲酒禮云階間此云中庭互見也其位同及其為司馬也乃位於司射之南辟射也敖説誤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

註曰立觶南亦其故擯位

右立司正

未旅

張氏曰鄉飲酒立司正即行旅酬今此禮主於射故且未旅急在射也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註曰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使俟事於此

楊氏曰此時擬取三耦之人俟事於此未比三耦

郝氏曰凡射二人為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

張氏曰自此以下始言射事射凡三番第一番三耦之射獲而不釋獲第二番賔主大夫衆賔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以樂節射此下至乃復求矢加於楅言三耦之射司射請射於賔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請樂器三耦取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三耦射司馬命設楅取矢凡九節射之第

一番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註曰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

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

䟽曰主人無次對大射人君禮有次在東方不須適堂西也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

敖氏曰設決謂之決設遂謂之遂兼皆也未射則不搢三挾一耦於耦也

郝氏曰袒露左臂也遂著於左臂挾之言夾也夾於第二三間也每射必四矢象四方也

世佐案挾矢之法葢以左手執弣右大指鉤弦而

并夾四矢於第二第三指間於弓外見鏃於弣如

大射之儀也

賔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

註曰言某不能讓也二三子謂衆賔已下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曰請射于賔賔許

敖氏曰阼階上告主人當北面東似衍文上言司正

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足以見之矣北面告變於

君也大射儀司射東面請射於公

右司射請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註曰弟子賔黨之年少者也納内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賔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

敖氏曰初納之時總置於堂西未有所分別既則陳其弓矢如下文所云

賔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

西矢在其上

註曰上堂西廡矢亦北括

敖氏曰謂此以弓位之上下見尊卑也下文云東序東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序西堂西之弓其亦皆北上與

郝氏曰西序堂上西墻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鏃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於堂西

階下矢在階上

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姜氏曰賓與大夫之弓矢亦在西序西主人之弓亦倚於東序矢在其下北括皆互文也

右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註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敖氏曰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為耦也上下射相配謂

之耦命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其命之唯以所立之序為先後故不復變位既命耦乃定所謂比也下比衆耦放此

郝氏曰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後倣此凡耦尊者立右為上射武事尚右左為下

張氏曰御進也侍也進而侍射於子尊辭也

世佐案某字也某子氏也下射稱字上射稱子亦尊卑異辭也

右比三耦

司正為司馬

註曰無官由便也立司正為涖酒耳今射司正無事

敎氏曰遠辟君禮也大射儀司馬二人司正如故

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

註曰事至也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

註曰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

之

郝氏曰射中曰獲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執矢中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

北正中

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敖氏曰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也倚之於此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反於西方之位也

倚旌而未負侯葢當誘射之節則異於耦射也且行

事亦宜有漸

郝氏曰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

右張侯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註曰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

敖氏曰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階前也樂謂瑟也

亦西面命之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西面北上坐

註曰笴矢幹也

䟽曰案矢人註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

敖氏曰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序也必空三笴者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惟工

耳亦無席

世佐案坐必於席葢遷樂時幷工席亦遷之也敖

云無席非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註曰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

右遷樂

世佐案以上三節皆一時事當司射比三耦之時司馬即命張侯倚旌而樂正命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真有先後也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註曰拾更也

敖氏曰猶者言其未變改也取云拾者謂更迭取之也

郝氏曰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勿相雜越皆司射命也

姜氏曰命各與其耦讓者射以觀德命之揖讓以審其比禮比樂之意此鄉大夫所謂退而以五物詢衆庶者也拾取弓矢亦其中和容之一徵故首命之

世佐案郝氏姜氏皆於讓字句得之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

註曰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

敖氏曰上云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是納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留於堂西主授受之事故此復執以授之

郝氏曰弣弓把也

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

註曰未違俟處也搢插也插於帶右

郝氏曰插三矢於帶間挾一矢於第二指間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敖氏曰下經云設楅於中庭南當洗又云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然則此時司射之位少南於洗而西當榮與司射先立於此欲三耦知其位也

郝氏曰中器名木為之以盛筭射中釋筭故謂中

張氏曰中謂鹿中以釋獲者其設之處南當楅西當西序此時尚未設中云所設中之西南者擬將來設中之處也

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

敖氏曰進亦每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西之儀也俟俟作射

右三耦取弓矢俟射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

註曰為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郤時還

敖氏曰復云東面者以其違於舊處且明既還而後

搢三挾一也三耦之北其正位之西也立於此者示

三耦以揖進之節耳

張氏曰據註疏言司射本立於中之西南令命三耦

已復還立此經上文先字非先後之先乃舊先之先

愚詳經文似當仍作先後字為妥此復言之者欲言

其將誘射故復從立處說起耳

姜氏曰司射原在中之西南東面因三耦來立於其西南其時司射郤身遜避以便其進立至三耦立定隨復回向三耦之北東面而立註云復言之者明郤時還也味文義當是如此而疏說未明故順其意而發之

世佐案司射自請射之後即於階前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於堂西又命三耦取弓矢其初固未有定位也經云先立者謂先三耦而立於所設中之

西南以示射位也下經云司射先反位與此先字義同其非舊先之先明矣張氏辨之甚當然其自為說亦非也案上經三耦立於司射之西南見司射之位在其東北也此云立於三耦之北則進而西矣既違故位嫌其所面亦異故復云東面以決之非複出也由三耦東北進而立於其北未嘗有所退卻回還也註云卻時還亦非

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

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

註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疏曰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

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已為四代也故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而在西郊立殷之右學為瞽宗亦在西郊立夏后氏之東序為東膠而在王宮之東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其制有堂有室又以序為州學則有堂無室也

朱子曰下記云上射於右故此以左物為下物也註疏所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姑存其大畧而已但豫有堂無室則粗可見葢有室則四分其堂

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也

敎氏曰自揖進以下皆教三耦以射儀也誘射而就左物者亦以其為主黨也庠州黨之學堂即庠也鄭氏以為鄉學是也黨屬於州州屬於鄉以此言之則三者之學其小大深淺可知矣序則鉤楹內謂繞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棟也堂則由楹外謂循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楣也蓋射者必履物而物之在堂有

深有淺故爾

鄭本序作豫註曰今文豫作序繼公謂序之文意明白於豫且記亦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

郝氏曰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射也揖進即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塗北向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楹即今廳中四柱負棟者鉤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人堂牖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間戶牖室也後楹東

間戸牖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深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

張氏曰物者以丹若墨畫地作十字形射者履之以射左物下射所履故云下物也

姜氏曰物者猶物色之物大射禮云若丹若墨畫物而午是也

世佐案禮記學記云術有序周禮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序本記云序則物當棟皆作序

此古文作豫誤也鄭公從之者取其與榭字畧似
便改讀以求合於爾雅無室曰榭之文耳詎知榭
是臺上之屋所以臨觀講武與此州黨學舍絶不
相干不可援以為據也若夫序之無室其證有三
而爾雅不與焉蓋序為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
小於鄉學之庠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庠同又須留
餘地以通行禮者之往來若復去其四分之一以
為室其勢必不能容一也庠大於序而射者所履

之物止於當楣楣棟前一架也序小於㡯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其有室則室之牖前為賔席席前又設籩爼與物同在一架之内能無礙乎二也又以經文證之序本與㡯對今以堂對言者互文也堂者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故言序則知堂之為㡯矣言堂則知序之無室矣其言簡而義該如此三也之三者皆足以明序之無室鄭公不一為拈出而輕改經文以申已臆過矣若以序為夏

后氏之學其說出於王制明堂位與孟子異未知孰是然即謂周人立夏之學於州去室而仍取序名亦無不可何必改序為榭耶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

註曰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

疏曰案大射納射器之下即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此不言

者畢者文畧亦當在納射器後即畫之也

朱子曰此䟽解註文不可曉恐有脱誤葢註意若曰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使併右足則是立矣以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

敖氏曰左足履物履從畫也大射儀曰司射由下物少退則履物者當履其從畫也不方足未暇北面而立也他時凡欲還者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

還而南面也右還者為下射宜向上射也既視侯中乃俯視而正足則視侯中之時右足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也亦左先而右次之

世佐案射之立法與他時異他時併足而立可也而射者之足則不可併併則不可射聖人於此恐人或有未嫻也故先於射位畫為一縱一橫之物而使之取正焉司射於誘射之時既視侯中即俯

而視足以察其合法與否皆所以教也方足者併足而立也此常法也正足者正其足於物也物一縱一横履之者亦左足縱而右足横如其所畫也至今射者之立取象於丁猶古人畫午之遺意與註於正足方足之分茫然莫辨而敖氏遂以左右各履横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其身正南面而立矣將何以支左詘右而射乎葢自文武殊科而射為武事於是習於射者既不能講明容體以證於

經而儒生學士溺於藝者益寡又徒守紙上之空
言謬誤相承莫能是正而經義遂晦矣此愚之所
以讀之而慨然也至於疏説之誤則由讀註之不
審註云左足至右足還者謂志在於射故左足甫
至物右足即還不及併足而立也又云併足則是
立也者反言以明之耳疏以右足還三字連下為
句則非矣得朱子之解註意始明而近世又有謂
左足至句右足還併足句則是立也三句皆是反

言者亦失註意故復論之

不去旌

郝氏曰凡射獲者持旌俟西唱獲此教射不計獲故

旌倚俟不去也

誘射將乘矢

註曰誘猶教也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

執弓不挾右執弦

註曰不挾矢盡

敖氏曰執弓左執弣也挾弓者以右巨指鉤弦也此不挾則但執弦而已

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

註曰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

敖氏曰南面揖揖退也揖如升射謂如其當物升堂之揖也云出於其位南見是時未有司馬西方之位也自賓與大夫之外凡南行而適堂西與堂西出而

北行者皆由於此惟發於其位及反位者則否

張氏曰司射位在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今乃出其位南北迴適堂西者疏以為教衆耦威儀之法故也衆耦射畢皆當自此適堂西釋弓脫決拾也

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註曰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

張氏曰反位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也

右司射誘射

儀禮集編卷八